

文苑心语

别样阅读《最高的雪》

文/赵海忠

一

一次与诗人乔辉见面,知道他是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人。其他朋友介绍:乔辉有诗集一部行世。我当即表示愿意得到一本,并许诺给这位老乡弟弟的诗集写个评论。

不久,乔辉应索把《最高的雪》寄予我,而且加送福利,将自己书写的“以诗为旗”墨宝,粘贴书中,一并“快”了过来。

我非常中意这本诗集的形制,封面、封底和书脊连贯一码色,纯蓝。书名,瓷白。硬硬的超豪华装帧,130×230的开本。毫无设计性,充满设计感。

二

等到打开诗集,先是一个《自序 以诗为证》,看得我“如鲠在喉”。

为什么呢?

一是诗人的坦诚,二是诗人的追悔。

与母争吵。决绝西去。租住一厅。赊买楼房。结婚成家。卖酒(不是出售酒)为生。呼漂生活。拉揽广告。母亲去世。出版诗集。

真实的经历,诗性的观照,世俗事务转换为诗元素,个人体验烙上了时代印记。

纪年值得注意:1989年,1997年,1999年,2000年,138亿年前。

钱数触动人心:700块,6000元,1500元。

天文地理通贯洪荒与小镇:奇点,宇宙,银河系,太阳系,地球,北京,呼和浩特,白音查干。

所有的陈述是内敛的,白描是冷静的,情感是自省的,思想是隐蔽的。

三

后是浓度极高的诗句使我一次“难以卒读”。一本诗集,我读一读,想一想,品一品,断断续续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。

逐渐进入《最高的雪》,我尝试使用一些诗评惯用的渠道和切点,觉得都不能丰富深入地展开,怕把乔辉这么别致的诗,僵化为一般性的归纳与阐释。又和乔辉要了《最高的雪》电子版,似乎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靠近乔辉的诗了:个性的,清冷的,思索的。

四

“诗无达诂”。《百度百科》对“诗无达诂”作了很好的解释,这里不再啰唆。乔辉的诗,特别是其中的具体意象,难以做出唯一或者唯二的、准确的或者基本准确地阐释。有一些意味,不明说。有一些心绪,不确指。有一些思想,不定论。

通读《最高的雪》几遍之后,你猜怎么着?乔辉诗的任何一个小节,几乎全部可以单独阅读,都有其可琢磨之处。乔辉写诗,大概率是块状垒砌。发现了这一诀窍,乔辉的诗就变得精致而有味,散点多发,节节珠玑。这些诗节,讲究而自足,通向诗人的心,其中饱含感受与体验、哲理与灼见,而又以略显陌生的词语将其呈现出来。

以下两节诗,绝对是我随意挑选:

终于 人们明白了
为什么礁石千疮百孔却屹立不动

——他们是生长在海洋中的根呀
他们绚烂的花朵正在空中
向彼岸飞扬
礁石与海洋,疮孔与绚烂,坚持与向往,生根与飞扬,花朵与天空,追问与顿悟,场景与哲理,人们与他们,都值得我们去领略品鉴。

当无数支香烟
延续着这个冗长的夜
我的睫毛便织成网
捕捞着所有我心动的情景
而只有这一幕

香烟,冗长,夜,睫毛,网,捕捞,情景,这一节诗,灵动中有惆怅,清醒中有迷茫,静谧中有躁动,经得起反复阅读。原本一节一节的诗句,提取出来单独读,形制是严整的,诗意是充盈的,诗味是别致的。这就是我对《最高的雪》的别样阅读。

五

361个“我”(包括固定小群体“我们”)的存在,赋予《最高的雪》强烈浓郁的主观性和个别性,这体现着诗人(们)的自信和孤傲。

“我更我”“我最我”,这是最具代表性的表达。

再回到《自序》。两次考研失败,圈内人谓之“二战”。“二战”之后不战,大有“我战过”的决然。与母亲争吵出走,明显含着一股傲然。父亲母亲来呼探望,未能面别。采访路过白音查干,“我”给予母亲的,只是“竟成永别”的“短短一眼”。腊月二十七,“一口白花花的棺材立在院中”……1997年,“我”自觉自愿地抛弃了诗和远方,义无反顾地去追逐俗和小康。

这些回顾式的个人经历“我(们)”的描述,无疑与诗作形成表里和互证。正因为如此,我以为这篇《自序》具有独立的价值。

六

乔辉的诗集以“最高的雪”为名。我查到了这个略显拗口的诗句,共有两处,镶嵌在两首诗中。姑且以这包含“最高的雪”的两节诗,结束我《别样阅读<最高的雪>》这篇不伦不类的短文。

哦!苏木山
寂寞的王住在秋天
所有的蔚蓝色住在秋天
乌兰察布最高的雪住在秋天
这么多年了 我总算没有丢失自己
终于在远天的尽头 找到了自己
心帆的归宿
找到了词 找到了最高的雪
和家

七

但愿诗人乔辉不要怪怨我偷懒。也不要怪怨我引导读者把他的诗拆分。终究,评论的作用和意义,在于促使读者阅读原诗。这时,读者必然获得接受者的主体性,完全可以带着自己的经历素养,以自己的方式理解《最高的雪》。



城市笔记

你人好

文/雨 禾

据说,人老了会变得特别爱哭。以此衡量,我已经老了。

但是,她什么时候老的,谁都不确定——多愁善感,说哭就哭,这是她吗?我以为她会一辈子强悍到底。

上一秒还云淡风轻,下一秒已经老泪纵横……我定定地看着她,真的老了,头发全白了,满脸皱皱的双眼皮,因为情绪激动,头不由自主地颤抖——哎,有点帕金森。

这是我的吴姨吗?她是我家的老邻居,搬进这个大院时,她就我现在这个岁数,一个标准的中年妇女,可是比我现在强大能耐一百倍:她是三个孩儿的妈,老大老二正值青春叛逆期;老公是个东北男人,嗓门大脾气大……有时一地鸡毛,有时一派祥和,与他们斗智斗勇,她很少输。她语速慢,一字一顿,有种不容质疑的权威;她干活快,炉火上熬着喷香的奶茶,缝纫机哒哒作响……无所不能。

直到现在,孩子们不穿的衣服经她手改造,竟然有种时装的效果。她三天两头换“新”衣服。院里老太太酸不溜丢地打趣:赶紧穿哇,要不来不及了!她马上怒怼:积点德!一把大岁数,还知识分子呢,怎么这么说话?

对的,吴姨不是好惹的。

老伴退休前一顿大酒喝得脑溢血瘫痪了,二三十年了,吴姨像鸡妈妈一样,把他照顾得好好的,“瘫痪有理了,动不动还骂人。让他少抽点烟,他说工资挣那么多,抽点烟,咋啦?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吴姨只是偶尔说一说。还有,小女儿18岁出国,一路飘洋,现在定居墨西哥。想啊念啊,只是山长水阔路太远,以前想的厉害就翻翻照片,现在好了,可以视频,看到真人……

上午,阳光暖暖的,小游园里只有我们仨:我、我妈以及她最好的朋友吴姨。吴姨,抖着手,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古老的小本本给我看,红塑料封皮都掉渣渣,“这是你叔叔的运动员登记证,看,帅不!”照片上的小伙子眼睛亮亮的,意气风发。吴姨接着说:“昨天,我问你叔叔,上大学那会儿,你们班6个女生,咋不从中间找一个,偏找我?你叔叔慢慢悠悠地说了3个字——你人好!”就是说到这里,吴姨哭了……眼泪里成分复杂,幸福的比重居多吧!

是的,只是这3个字——你人好!

N多年的吵啊闹啊苦啊累啊辛酸啊委屈啊,终于有了出口。也许,这辈子,到最后,无非就是等那么一个人说那么几个字,对自己对世界有了一个交代。

女人,真的好哄啊!